

# 戰前士林廟街發展之研究：

以慈誠宮、士林新街、士林市場

為論述中心



王怡茹\*

---


\* 王怡茹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摘要)

媽祖信仰在臺灣長久以來都一直興盛，尤其在清代因為政治與移民因素，信仰的熱誠相當高，到處皆可看到媽祖廟。士林慈誠宮一般稱為士林媽祖宮，民國 74 年時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其前身肇建於清嘉慶元年（1796），清同治三年（1864）易地重建，原本的廟名為「芝蘭宮」，後來更名為「慈誠宮」。隨著時間的累積，慈誠宮集合了信仰、政治、社教、經濟、文化等功能。它的興建背景所隱藏的是一部血淚辛酸史，足以一窺整個北臺灣發展史，甚至整個臺灣開發史。本文試著以歷史分期的角度從縱剖面來探討士林老街的發展史、慈誠宮存在之歷史價值、意義，希冀能更加深入瞭解士林廟與街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 一、前言



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關係密切，尤其在清代的移墾社會，因渡海險多、天災難測、疾病頻仍、械鬥不斷，寺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最初基於信仰的需要而建廟，後來在該地居住久了，社會漸穩定、繁榮，寺廟又成為地方政經中心，集合信仰了政治、社教、經濟、文化等功用。在一覽北臺灣一些重要古蹟媽祖廟後，筆者決定選擇具有宗教性、歷史性、社教性、經濟性的士林慈誠宮作為深入探討的對象。

士林慈誠宮一般稱為士林媽祖宮，民國 74 年時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其前身肇建於清嘉慶元年（1796），原址在今文林路 731 號附近，現在的地址在



大南路 84 號，是於清同治三年（1864）易地重建，原本的廟名為「芝蘭宮」，後來更名為「慈誠宮」。<sup>1</sup>由於它興建背後所隱藏的血淚辛酸史足以一窺整個北臺灣發展史，甚至整個臺灣開發史，因此筆者持歷史分期的角度以縱剖面來探討士林老街的發展史、慈誠宮存在之歷史價值、意義，希冀能更加深入瞭解士林廟與街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 二、士林地區開發歷史

### （一）自然環境

士林區位在臺北盆地北方，北連北投區，西南臨淡水河與蘆洲為界，南有內湖區，北為臺北縣金山鄉，東北接萬里鄉、汐止市，地當臺北入北投、金山、淡水、三芝要道，自古即是一個交通重要樞紐地。東北的山脈為大屯火山群，以海拔約 1119 公尺的七星山為最高峰，東南有內湖的大崙山，繼續往西走則有大直諸山。西南一帶為河谷平原，在雙溪、磺溪下游者是士林平原，位基隆河、淡水河間的平原為社子平原。

士林山地區的土壤發育自火山灰土質地，多屬黑色、棕灰色或淡黃棕色之壤土，平原地帶屬沖積層土質，社子一帶則屬砂質。由於土壤養分不一，各地收穫量差異頗大。如雙溪、坪頂、菁礮、陽明山等可引水灌溉的山地部分，種植果樹、茶樹；基隆河東北岸（即新街）因灌溉便利，適合種水稻，且雜作的產量也相當豐富；社子一帶砂質壤為淡灰色中酸性質地，除了後港墘、浮洲子有灌溉設備可種稻外，其餘皆種植蔬菜。

---

1 廟方 DM：林臻昌，〈臺北市士林慈誠宮簡介〉，台北：士林慈誠宮，1998 年。



## （二）人文環境

### 1. 史前遺址

臺灣考古遺址之調查與研究工作最早開始的區域為臺北市，自日治初期即有許多日本學者開始從事臺北盆地史前遺址的考古調查，包括有日人伊能嘉矩、森丑之助、尾崎秀真、國分直一、鹿野忠雄、宮原敦、宮本延人、金關丈夫、栗野傳之丞等人。自日治時期至今，考古學者已經發掘約八十餘處的史前遺址，目前在士林地區所挖掘出較重要的包括有「芝山岩遺址」及「社子遺址」等。

#### （1）芝山岩遺址

芝山岩遺址於明治 29 年（1896）為日人栗野傳之丞發現，這是臺灣考古史上最早被發現的史前遺址，遺址別名「八芝蘭」，位於臺北市士林區的芝山岩<sup>2</sup>，行政區域包括臺北市士林區岩山里及名山里，戰後經多次調查，發掘到許多史前遺跡。目前據劉益昌的調查及整理結果，芝山岩遺址所屬的文化層甚廣，包括有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圓山文化，及植物園文化早期。發掘到的遺物內容包括有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圓山文化、植物園文化的陶器；石器方面有磨製石斧、有肩石斧、石刀、石環…等；生態遺留方面有稻米及植物的種子、獸骨、獸牙獸腳、貝類等；各式器物包含木器、編織物、貝器…等等。<sup>3</sup>

#### （2）社子遺址

社子遺址別名為「社子貝塚」，所在的行政區域為臺北市士林區社子里，

2 芝山岩為一座孤立小山，山的頂部平坦，據考古資料推測該山於松山期臺北湖時代沒入湖中，因海浪沖打山頂而形成平坦台地。

3 劉益昌、郭素秋，《臺北市考古遺跡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00年，頁（附）13-14。



這個地方是基隆河與淡水河所環繞的沙洲。遺址發現的時間在昭和 10 年（1935），為日人平山薰、宮本延人、中山樵所發掘，出土物有鐵器、鐵鏃、圓形有孔貝貨、玉鐲、骨針、磁器、石斧及爐火遺跡等。由於出土物中有許多鐵器，平山薰推論此遺址可能是在鐵器材料取得漸豐的歷史時代初期形成。另外陶器的品質、技術也都相當好，例如顏色呈現赤褐或灰黑色的陶器，火候甚高，具有印紋者頗多；而灰黑色陶器中也有無紋的，是經過磨製而成的，火候甚高，可屬品質較好的黑陶系統。<sup>4</sup>據劉益昌調查整理的結果，目前出土的遺跡包括爐跡、貝塚，遺物的部分有陶器、石器、生態遺留等等。在陶器的部分有赤褐斜方格印紋、劃紋陶片、灰黑印紋陶片…等；石器有石斧和砂岩礫製兩面錘凹之凹石；生態的遺留有貝殼、牡蠣殼，貝殼以烏蜆為主體，極少量為文蛤之類的淺海砂泥或岩礁性的貝類。另外還有鐵鏃、鐵片、玉鐲、骨針等遺物。<sup>5</sup>

藉由上述二個遺址中所挖掘出來的遺物來看，我們約略可知當時居住於此地的居民，非但擁有精緻的陶器文化，更可能已經擁有繁榮的經濟，或者已邁向進步化之社會。

## 2. 漢人分佈區

學者溫振華在〈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一文中，將臺北盆地內各地「祭祀圈」<sup>6</sup>分為五區：興直海山區、擺接區、芝蘭區、大加臘

4 士林鎮志編纂委員會，《士林鎮志》，臺北：士林鎮志編纂委員會，1968年，頁23-24。

5 劉益昌、郭素秋，《臺北市考古遺跡調查與研究》，頁（附）16-17。

6 最早對祭祀圈這個觀念作定義的是日人岡田謙，林美蓉教授為了避免前人為此概念做定義時可能產生的問題，她於〈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的地域構成與發展〉一文中為祭祀圈的概念重新做了這樣的定義：「祭祀圈是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林美蓉，〈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臺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289-296。



區、文山區。士林位於「芝蘭區」<sup>7</sup>內，移民者祖籍以漳州人較泉州同安人為多。漳州人主要分佈在淡水河以北地區，同安人則在淡水河的沙洲地帶，約是今日的社子一帶。<sup>8</sup>漳、泉二個族群為了強化各自之地緣意識，乃透過「信仰圈」<sup>9</sup>的共同祭祀來維護。如士林漳州人在中元祭典時分成四區輪值，各區每四年輪值一次，經由中元的祭典，將各地神明的小祭祀圈連結起來，加強士林及附近漳州人之地緣意識。至於同安人則祭祀關渡媽祖、社子媽祖、溪洲底媽祖、中洲埔媽祖、社子保生大帝，而這些小聚落之祭祀圈，在中元祭典時並不像漳州人輪流祭祀，社子、溪洲底、中洲埔之同安人會參加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以強化同安人的地緣意識。<sup>10</sup>

### 3. 由地名看行政區域的轉變

士林在漢人勢力進入前，有文字的記載始於荷蘭時期，當時的戶口表載有麻少翁社，這是平埔族麻少翁（又稱毛少翁）社的聚落所在，他們稱此地為「Pattsiran」。據日人安倍明義所考 Pattsiran 是「溫泉」的意思，漢人將它譯為「八芝蘭」，因此地多林野而加上「林」字，故稱為「八芝蘭林」（Pattsiran-na），

7 芝蘭區為淡水河、基隆河以北至大屯山的區域，包括今天的淡水、北投、士林、內湖等地。

8 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臺北文獻》直字第88期，1989年6月，頁13-14。

9 信仰圈是指以某一個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由信徒所形成的志願性宗教組織，通常超越鄉鎮的界線。信仰圈與祭祀圈的不同點可從四方面來看：其一，信仰圈以一神為中心，信仰對象是一般被認為較具靈力的神；祭祀圈為多神信仰，有村落就有祭祀圈的存在。其二，以成員來看，信仰圈的成員多為志願性，祭祀圈則為義務性或強迫性。其三，就性質觀之，信仰圈屬於區域性，具信徒組織；祭祀圈屬地方性，由地方居民組成管理組織及祭祀組織。其四，從祭祀活動的時間來看，信仰圈的活動時間為非節日性，其刈火、迎神活動的時間較不一定；祭祀圈的活動時間屬節日性的，例如中元節要普渡、下元節要做平安戲等等。綜合上述，信仰圈所涵蓋的範圍較祭祀圈大，可涵蓋許多層次大小不同的祭祀圈，而祭祀圈則不能涵蓋任何一個信仰圈。祭祀圈可漸漸發展成信仰圈，但並非所有的信仰圈都可發展為祭祀圈。林美蓉，〈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臺灣史論文精選（上）》，頁289-319。

10 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臺北文獻》直字第88期，頁14。



後來被省略為「八芝林」。<sup>11</sup>由於西班牙、荷蘭據臺之主要目的為經濟掠奪，所以並未劃分行政區域，因此在漢人勢力進入前的士林是屬無行政區狀態。

明永曆 15 年（1661）鄭氏入臺始置郡縣，稱臺灣為「東都」，以赤崁為承天府，下設天興、萬年二縣，當時士林屬天興縣。隔年鄭成功病逝，其子鄭經繼位，改東都為東寧，將原本的二縣昇為州，士林則隸屬於天興州，但後來因鄭氏在金門、廈門勢力瓦解，無心於政事，所謂的行政區劃都有名無實。1683 年鄭氏政權瓦解，清廷隨即收納臺灣，為有效統治各區域，歷經幾次行政區域規劃變動。康熙 23 年（1684）畫臺灣行政區域為一府三縣：臺灣府、諸羅縣、臺灣縣、鳳山縣，士林在諸羅縣範圍內。朱一貴亂後，清廷為有效治理北臺灣，在大甲溪以北置淡水廳，下設竹塹、淡水二堡，時士林稱「八芝蓮林」隸屬於淡水廳淡水堡，成書於乾隆 7 年（1742）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即載：

「淡水保管下：八里坌莊、滬尾莊、大屯莊、竿蓁林莊、關渡莊、北投莊、八芝蓮林莊…、甘棠莊。」<sup>12</sup>

八芝蘭後來略稱為「芝蘭」，成書於同治年間的《淡水廳志》即有「芝蘭街」的出現：

「城外兼東芝蘭堡三十二莊（東北接噶瑪蘭界、西北臨海）：劍潭莊（距城百二十里）、內湖莊（百二十五里）、角角溝（百三十里）、有臘莊（百三十五里）、芝蘭街（百二十五里）…魚桁仔莊（二百四十里）。」<sup>13</sup>

11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台北：武陵，2000 年 4 月，頁 97。

12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街市、水利、橋梁附）：坊里（附）〉，臺北：臺灣銀行，1957 年，頁 80。

13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三志二，〈建置志：街里〉，臺北：臺灣銀行，1957 年，頁 60-61。



而「士林」一詞的出現則肇始於咸豐九年，因士林舊街被焚燬改建新街於「下樹林」，後來省略「下」字為「樹林」，又因閩南語「士林」與「樹林」同音，易於書寫且字義佳，寓有「士子如林」之意，因此同治後改稱為「士林」，而「士林」一詞也一直沿用至今。<sup>14</sup>

日治初期大致沿用清代的地方制度，明治 28 年（1895）年日人來臺後置臺北縣，當時士林為芝蘭一堡屬臺北縣直轄。明治 31 年（1898）年日人改正地方制度，於縣下設辦務署，屬「士林辦務署」。明治 32 年（1899）年隸「臺北辦務署」。明治 34 年（1904）日本政府為積極治臺，再次更改地方制度，廢縣及辦務署改置廳，時士林隸「臺北廳士林支廳」。大正元年（1912）更新制度，於支廳下置區，士林支廳有士林、社子、和尚三區。大正 9 年（1920）的地區改正全臺行政區又有大變化，官方廢廳置州、州下設郡、郡下設街、庄。時士林隸屬於「臺北州七星郡士林庄」。昭和 8 年（1933）年昇士林庄為士林街，仍隸屬於臺北州下。

1945 年國民黨政府來臺後重新規劃新政區域，廢除原有的五州三廳分為八縣，縣下廢郡為區，廢街、庄為鄉、鎮，因此士林改稱為士林鎮，隸屬於臺北縣七星區。1947 年廢七星區，士林改隸淡水區。1950 年陽明山管理局成立，士林隸於其下，但仍屬臺北縣。1967 年臺北升格為院轄市，隔年將陽明山管理局納入，改士林鎮為士林區，一直沿用至今。

14 林萬傳，〈士林區地名沿革〉，《臺北文獻》直字第 77 期，1986 年 9 月，頁 65。



### 三、清代的慈誠宮與芝蘭街

#### (一) 士林地區的信仰概況

士林有三大古廟，分別是舊街神農宮、新街慈誠宮、芝山岩惠濟宮。舊街神農宮是士林最早的廟宇，其前身爲「芝蘭廟」、「福德廟」，據廟中碑文可知，康熙48年（1709）原有一奉祀福德正神及其他諸神的廟宇，後來因廟被洪水沖毀，於乾隆6年（1741）地方仕紳籌議重建廟宇於芝蘭街。<sup>15</sup>乾隆17年（1752）興建芝山岩惠濟宮，供奉漳州人的守護神開漳聖王，因廟址於芝山之頂，形勢險要，爲士林漳州人的主要信仰中心。後來因惠濟宮離市街較遠，嘉慶元年（1796年）時業戶何錦堂獻地捐建媽祖廟，成爲士林漳州人的媽祖信仰中心，《淡水廳志》即有這樣的記載：「天后宮……一在芝蘭街，嘉慶元年，業戶何錦堂獻地捐建。」<sup>16</sup>

咸豐年間的漳泉械鬥芝蘭街慘遭焚燬，新街規劃者潘永清將原本的芝蘭街天后宮異地重建，並更名爲「慈誠宮」。<sup>17</sup>自此，慈誠宮乃成爲新街的政治、經濟、社會中心，而媽祖也成了士林地區人民的主要信仰神之一。據史明<sup>18</sup>的回憶，八芝蘭（士林）地區對媽祖的信仰非常虔誠，他常陪著祖母到北港朝天宮及關渡關渡宮進香，因爲這是當時臺灣的二十大廟，民間稱爲「南部

15 其主祀神原是土地公，重建後卻改成主祀五穀大帝，據傳因土地公神格太小，廟宇的建築不適用燕尾翹脊，而蓋廟的工匠不慎蓋錯，為了怕來台巡視的官員發現，因此至噶哩岸迎請一尊五穀大帝，將其奉為主祀神。

16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六志五，〈典禮志：祠祀〉，頁149-150。

17 「誠」字音咸，取書經「誠於小民」，其義與「誠」同。

18 史明本名施朝暉，1918年出生於士林，1942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政治科。大學畢業後曾赴中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後來發現中國人對台灣人只有歧視，因此1949年潛返回台灣，開始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著有《臺灣人四百年史》等書。



北港媽、北部關渡媽」。而八芝蘭當地則以「慈誠宮」為信仰中心，附近還有「劍潭寺」媽祖、艋舺「龍山寺」、木柵猿山坑「仙公廟」等，都是居民在過年過節時常會進香的對象。<sup>19</sup>

媽祖信仰在臺灣長久以來都一直興盛，尤其在清代因為政治與移民因素，信仰的熱誠相當高，無論是海邊、河邊或是山邊，到處皆可看到媽祖廟的存在。流傳在臺灣民間的媽祖傳說更多，每有天災人禍，媽祖顯靈的傳說便開始流傳，如於中法戰爭及二次大戰期間，有媽祖接炸彈、巡海岸的說法。臺灣各地所奉祀的媽祖中有「湄州媽」、「溫陵媽」、「銀同媽」等，以區分靈地的不同。而媽祖神像又可分為「紅面」、「烏面」、「金面」三種不同臉色，據說是因媽祖有不同顯像的緣故，紅面媽形同凡人，烏面媽是救難面像，金面媽則代表得道之身，<sup>20</sup>至於慈誠宮媽祖則是紅面媽。其實說穿了，不論如何分門別類，媽祖始終是同一神祇，人民所信仰的應該是一種「媽祖精神」或者「媽祖信念」。

## （二）新街創建背景：舊街遭毀與漳泉械鬥

清雍正年間，業戶鄭維謙於今天士林的舊佳里一帶，用茅草建造了若干間的店舖稱「店仔街」，後來經業戶們的增建，進而稱做為「八芝蘭街」，此即士林老街的前身。在新街創建前，士林最發達之地就在舊街，大約是在現今舊佳里神農宮附近一帶。<sup>21</sup>以往士林地區物產豐富，除了士林刀、八芝蘭米糕外，山上更有桃、柚、芭樂、龍眼、石角芋、龍眼、竹筍、茶等作物。<sup>22</sup>

19 史明，〈我的故鄉八芝蘭（二）〉，《台灣日報》台灣副刊版，2001年9月2日。

20 施百鍊，《士林的故事》，臺北：士林國小校友會，1995年6月，頁210。

21 卓克華，〈士林市場歷史沿革考略〉，《臺北文獻》直字第139期，2002年3月，頁122。

22 蔣秀純，〈士林區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第77期，1986年9月，頁10。



因為擁有水路的便利及位居陸路要衝<sup>23</sup>，有來自金山、淡水、基隆、桃園各地的民眾挑貨物至此地買賣，除了地方土產外還兼販魚貨。舊時往來金山間的道路稱為「魚路古道」，此道路建於清初，為一山間小路，日治以後才改建。清代及日治時期，人民往來此路搬運貨物均以人力挑擔。而昔日靠海的金山魚貨甚多，多依此路運送至士林或大稻埕市場販售，全程約 20 公里，挑夫多連夜趕走此路，隔日一早即可到達，<sup>24</sup>由此可見，清代的芝蘭街是北臺貨品的集散地區之一。然而，一個商業繁榮的地方卻因一場械鬥而慘遭破壞殆盡。

### 1. 械鬥之背景因素

清代臺灣社會亂源主要是民變、械鬥。械鬥所指的是漢民族族群間的敵對社會關係；民變則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矛盾敵對關係。「械鬥」並不是臺灣所特有的現象，在中國古代以來就存在了，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如在宋代稱為「結關」。各群體因彼此的需求、價值觀、信仰、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在彼此都不能接受對方時即產生械鬥。早期臺灣特殊的移民性格，加上政治背景的使然，社會呈現畸形的男多女少現象，羅漢腳在無家庭拖累的情況下，易受同伴吆喝加入群體暴力衝突。在清統治的 212 年中發生了 125 次的械鬥事件，平均每 1.7 年發生一次，但這僅限於官方的紀錄，實際的次數並不僅如此而爾。械鬥因素頗多，例如有口角、抓魚爭端、挖蘿蔔爭執、偷竊、搶劫事件…等等，任何因素皆可構成械鬥。由於官方的態度不是採用不予理會，即是採義民平亂的方式解決，更增添了族群間的不諒解。就臺灣的械鬥

23 昔日士林是淡水港通往臺北必經之衝要，因此士林的道路開闢較早，在乾隆四十五年，已有臺北圓山仔經芝蘭街（士林）到淡水的道路，陸上交通自屬稱便。

24 龍應台，《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臺北市文獻會，2002 年，頁 160-161。



分類來看，主要有閩粵、漳泉、同姓、異姓、同業團體間的武力衝突。<sup>25</sup>

由於士林平原土質較佳、農作生產豐富，居民經濟狀況較好，因此早期的市街的發展多以此地為集中地。社子平原因土質為砂質，農作收成較差，又地當二河沖積處常有水患，比起北岸的士林平原的人民經濟狀況就顯得不好，而這也是構成咸豐年間漳泉械鬥的原因之一。士林老鎮長郭欽智曾提到：

「社子的同安人比較晚來，占到壤所在。平平做農，社子的土是砂仔質，收成不好，只能種土白菜，不值錢。我們士林是山土，土質好，出產多。」<sup>26</sup>

「他們社子人困苦，看我們士林人富有，當然會打我們，總想能搶一點也好。」<sup>27</sup>

## 2. 械鬥之經過

清咸豐年間是中國國力由盛轉衰的時期，此時的臺灣北部也是亂象繁生。據學者林偉盛的統計資料顯示，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事件中，於咸豐皇帝在位短短的十年間就有六件械鬥案件發生。發生於咸豐九年的漳泉械鬥，更使得芝蘭街被焚燬殆盡。《淡水廳志》即載：

「九年九月七日癸酉，漳，同分類械鬥。是日枋寮街火，漳同互鬥；并燒港仔嘴瓦窯、加蠟仔等莊，旋而擺接、芝蘭一二堡亦聞，縱房屋。」<sup>28</sup>

此次事件的導因據板橋耆老黃元愷的回憶，主要是漳州籍與泉州籍的土

25 許達然，〈械鬥和清朝台灣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1996年7月，頁1-75。

26 吳美雲，《臺灣的漳州人專集》，臺北：漢聲，1990年，頁56。

27 吳美雲，《臺灣的漳州人專集》，頁56。

28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四考四，〈祥異考：兵燹（附）〉，頁366。



地取得問題，屬漳泉械鬥的一種。當時板橋林家林國芳在地方的勢力相當大，其土地取得多半是採兼併方式，因此泉州人對他和漳州人均產生怨恨，又加上漳泉頻繁的械鬥，自然使局勢產生緊張。械鬥發生時林國芳人在廈門，一接到消息後立即回臺招募漳州人訓練，並提供團練經費，枋寮、大安、聊、土城、芝蘭（士林）等地的漳州人因而都紛紛加入助陣。<sup>29</sup>

### 3. 械鬥後之影響

事件結束後芝蘭舊街早已是面目全非，當時居民協議重建，而關於地點的擇選則有三種意見：一是在原址，但因舊街地點已感不便而作罷。一是建新街於芝山岩山麓，但地方仕紳潘永清則極力反對，他認為若遷新街於芝山岩，泉州人前來攻打時只能退居於石角，若石角再陷，則很容易被逼入山區。有次士林淹大水，潘永清發現下樹林<sup>30</sup>一帶沒有淹水，其地勢像一個倒覆的炒菜鍋，中間高四周低，前有基隆河、淡水河，背面有七星山、大屯山，又該地坐北朝南，風水極佳，於是力主在下樹林建新街，並作為慈誠宮的建廟基地<sup>31</sup>。

### （三）新街的籌建與規劃

關於士林新街的興建背景、經過始末，筆者參閱潘光楷所著之〈芝蘭新街移建記及其他〉<sup>32</sup>一文，茲述如下：

#### 1. 新街的籌備

潘永清原是林本源開墾時的督工，於漳泉械鬥時，力勸人民不要爭鬥。

29 林偉盛，〈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臺灣風物》第52卷第2期，2002年6月，頁32-40。

30 下樹林埔約是現在的仁化、義方、禮文、智勇等四里。

31 卓克華，〈士林市場歷史沿革考略〉，《臺北文獻》直字第139期，2002年3月，頁122-123。

32 潘光楷，〈芝蘭新街移建記及其他〉，《士林鎮志》，臺北：士林鎮志編纂委員會，頁480-482。



在他的努力奔走下，找到新街新建位址，並開始著手規劃興建。咸豐十年為猴年，時有「猴歇樹林好預兆」的說法，且當年沒有械鬥事件發生，普遍被認為是吉祥的一年，因此開始建設新街計畫。他首先獲得大地主曹七合派下之同意，允以個人自由租借且獻廟地若干以做公用。此時大東街的曹厝、大北街板橋林厝、石角楊厝、魏厝都割地出來建設新街。

潘永清為了促使市街迅速完成，先和板橋林家結盟，自己再負責多蓋房屋，而後勸有錢人家義務建房。士林耆老潘香女士接受張明雄的採訪時曾提到：「當士林建新街時，士林及板橋同鄉人聯盟，板橋出錢幫助士林建築新街，士林壯丁幫助板橋守衛拓地，因此士林及板橋曾合作開闢淡水、石門、三芝等地。」<sup>33</sup>由上述可見當時新街街市的建設，地方的仕紳階級扮演了重要地位角色。

## 2. 新街的規劃與興建

在潘永清及其弟潘盛清<sup>34</sup>的居中策劃下，新街為一長方形的街市，街屋皆以丈八寬度興建，相當整齊好看，特別是街角由潘家先建，而後再鼓勵他人興建房屋。其路線、水溝、店舖皆有事先的規劃，因此街屋方正平均、整齊不紊，而其內圍房屋連接建築，則有防震及防洪的效果。街市以慈誠宮為中心，其範圍約略為今之大東、大西、大南、大北四路所圍之處，廟前則設大廣場作為農漁交易場所。初期闢建的道路為大北路、大南路、大西路、小西街與淡北古道文林路相接。

為了械鬥時的自保及平日的防賊，一些村鎮聚落都有其武裝設施，因此為防範泉州人的侵襲，於街與街的交會點設有東、西、南、北四個隘門。東

33 張明雄，〈士林城舊址調查記〉，《臺北文獻》第73期，1985年9月，頁185-188。

34 潘盛清字涵江，欽家五品銜貢生，是慈誠宮的興建的總董事，與板橋林國芳、大龍峒港仔墘陳維藩三人以性情豪放知名，又三人在家都排行老五，在當時被稱為「三粒五」。



隘門與設在大北路與小東街交會點，西隘門設於小西街二十五號前面的廣場，南隘門設在小東街一號前面的地區，北隘門則在大北路與小西路交會點。<sup>35</sup>又在街市東西二側開鑿運河，稱為頂水擋、下水擋，不但有利於航運、可做為船隻的避風港，還有防盜作用。此外還在河邊插竹防範洪水，造碼頭以利舟楫、設渡船以便於行人。前文所述之地據林萬傳〈士林區地名沿革〉<sup>36</sup>所載，頂水擋由今基河路（舊河道）天聖宮右側出陽明戲院左側，越過舊鐵道（即今之捷運線）；下水擋自大南路底的水凍橋繞經士林紙廠大門越過文林路；渡船碼頭則設在今天小西街七號石屋旁大榕樹處。另外又鋪設通往舊街的大石路，建造頂下水擋的通橋，並且設塚於西運河的外圍，該地在今士林造紙廠的位址。整體而言，新街的所有設施皆相當完備。<sup>37</sup>

士林新街因過去曾設有隘門，再加上整齊有規劃的街屋，遠觀有如城牆一般，因此又有人稱其為「八芝蘭城」。據地方耆老的說法，芝蘭城並不是「城」而是「街市」，由於房屋相連且蓋了隘門後，讓人產生了「城」的錯覺。雖然士林新街沒有建城，但有基隆河及二條水擋的保護，三面面水，背後又有大屯山，因此相當安全。而新街的隘門則隨著朝代的遞嬗，約在明治 40 年（1907）左右因城市規劃拆除。

#### 四、日治時期的慈誠宮與士林市場

士林昔日為淡北地區之大鎮，是臺北往返金山、三芝、淡水必經之地。日治時期曾修築士林到金山、臺北到芝山、士林到陽明的公路，並且建北淡

35 張明雄，〈士林城舊址調查記〉，頁 187。

36 林萬傳，〈士林區地名沿革〉，頁 66-67。

37 張明雄，〈士林城舊址調查記〉，頁 186-188。



鐵路，作為臺北市往返淡水間的交通要道。慈誠宮周邊的道路也繼續修建中，明治年間續建小北路，大正10年（1921）續開大東路，到昭和元年（1926）後，慈誠宮外圍道路全部完工。在交通便利的因素驅使下，日治時期的士林新街仍然持續興盛，慈誠宮的功能也伴隨著拓廣，從原有廟宇的宗教功能，拓展到地方社教及市場的經濟功能。

### （一）社教功能

清代時曾有曹敬<sup>38</sup>、陳登元、施謙益等在士林設私塾，此地文風應運而生，形成北臺文學發詳地，其中曹敬更與關渡之黃敬並稱為「二敬」。

「黃敬，字景寅，淡水干豆莊人。干豆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少孤，母潘氏守節。性純孝，勤苦讀書。安溪舉人盧春選來北設教，敬事之，授周易。咸豐四年歲貢生，嗣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中天后宮為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當是時，港仔墘曹敬亦聚徒講學，皆以敦行為本，游其門者多達材。人稱為二敬。北臺文學因之日興。」<sup>39</sup>

到了日治時期，官方對教育更是重視，由於日治初期士林的八芝蘭公學校設在芝山岩，為了方便新街的學童上課，由當時芝蘭一堡第一區區長陳景南等人出資，藉用慈誠宮西側一棟和東側一部份作為分教場（分校），分教場自明治34年（1901）4月開始啟用，直至明治37年（1904）12月八芝蘭公學校遷到士林國小現址為止。當時學校財務困難且官方補助有限，因此其他部分的費用都是由地方人士共同捐獻。為了更穩定收入來源，公學校的渡邊校長

38 曹敬，福建彰州府平和縣人，諱興欽，號慈民，敬乃其官章，生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丑時，享年四十二，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先生之曾叔祖。

39 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黃敬〉，臺北：臺灣銀行，1957年，頁984。



和地方仕紳協議，決定由士林一帶各社寺的年收入撥部分款項來當學校經費，當時慈誠宮也有參與捐款，而其收入來原則為廟前市稅、天秤費、協議費等。<sup>40</sup>因此綜上所述，日治時期的慈誠宮扮演了教育的角色。

日治時期士林市場是士林人的生活、物質交換中心，慈誠宮前的廟埕更為士林市場的主要開放空間之一，廟前榕樹下有公共休憩所，設有「標準計時臺」和「放送機公眾聽取設備」。而慈誠宮除了作為公眾祭祀場所外，也是地方事務中心，街民會在廟內討論地方事務。<sup>41</sup>如於明治 31（1898）年時，慈誠宮之東側一棟作為當時臺北辦務署士林支署的辦公室。而當宮內的八芝蘭公學校分教場停用後，又改做為區役場的聯合壯丁事務所。

## （二）經濟功能

同治三年，原本位於舊街的市場遷移到新街，此即士林市場的前身。嚴格來說，清代的士林市場是個類似市集式的賣場，並沒有固定攤位、管理機關、制度、設施，直至日治時期才有較完備的固定設施建物及市場管理。由於士林市場為物產集散之地，又有鐵路<sup>42</sup>、水路、陸路運輸，交通相當便利，再加上市場與慈誠宮緊鄰，集經濟、宗教之因素，自然開始繁榮。當時的糧稅制度公布，大東、大西二街是肉市、大南街是瓜、花市，大北街是藥市，廟前則有菜市、魚市，而演變成現在的型態則是在 1914 年以後的事。

日治時期開始，市場的營業方式可分成早市、白天的市場、夜市三種模式：

---

40 徐裕健，《台北市三級古蹟士林慈誠宮研究調查與修復建議》，臺北：徐裕健建築師事務所，1993 年，頁 24。

41 卓克華，〈士林市場歷史沿革考略〉，頁 134。

42 1901 年（明治 34 年）鐵路局開闢淡水線，全長約 22 公里。淡水線是由台北火車站起，經由大正街、雙蓮、圓山、宮下、士林、淇哩岸、北投、關渡、竹圍等各站後到達淡水站。隨著 1987 年台北捷運的興建，鐵路局淡水線於隔年 7 月底停駛，並將該路線鐵路軌道及各站房舍全部拆除改建為捷運淡水線。捷運淡水線於 1998 年全部完工，並於同年 3 月 27 日開始通車營運。



### 1. 早市

大約從凌晨四點開始，士林近郊的農人及住在山上的民眾會將季節性的農產品、蔬果、家畜類、花、副業加工品…等貨品運送到市場販售。他們以竹籠裝置貨品，於市場入口處繳交市場使用費後，管理員會將繳費收據貼在竹籠或車上。天亮前臺北近郊或街內的小販會陸續抵達，互相議價進行交易。價格的高低依供需情況而定，大抵是依臺北中央市場及前日的市民消費狀況而定，越早市的價格越好，這也是農民早到的原因之一。交易方式先採大批發，等價格談攏後，農民和小販才進行正確數量的交易，均以一斤為單位計算。清晨七時左右小販開市，有些小販更到臺北以外的地區販賣。由於農民多居住在山間偏僻處，難得幾天才上街買一些食品、日用品、雜貨…等等，因此整個市場相當熱鬧，直到接近中午時人潮才漸漸離去。<sup>43</sup>

### 2. 白天的市場

白天的市場主要以小吃為主，許多民眾會聚在廟前廣場樹下乘涼、吃冰、吃點心、水果、甘蔗。另外還有賣包子、麵、米粉、粉條、綠豆湯、四果湯、石角芋（士林名產）、魚丸、香腸…等食品的攤子，大約一直持續到晚上六點左右。<sup>44</sup>

### 3. 夜市

晚上大家吃飽飯後喜歡在廣場散步，廟前的欄杆、石階都是人，也有許多攤販，還有賣藥、賣唱的人會出現。<sup>45</sup>

士林市場過去有「鬼仔市」之稱，許多文章、書籍對其解釋多是指附近郊區的農民在深夜時挑著農作物下山販售，學者卓克華認為這是錯誤的。他

43 潘迺楨，〈士林市場記實〉，《民俗台灣》第一輯，台北：武陵，1995年11月，頁197-199。

44 潘迺楨，〈士林市場記實〉，《民俗台灣》第一輯，頁199。

45 潘迺楨，〈士林市場記實〉，《民俗台灣》第一輯，頁199。



認為因為在北隘門內外，西運河的邊緣，大約在士林紙廠的位置是墳墓區，夜晚會有鬼火（磷火）磷磷，附近郊區的民眾往來士林皆須經過此地，因此有「鬼仔市」之稱。<sup>46</sup>而筆者在閱讀資料過程中發現，卓克華所指的鬼火並非完全是磷火，據耆老潘香女士的回憶，有可能是螢火蟲在墳場裡飛來飛去之故：

「我從小就住在隘門下，但是平生我最害怕的事莫過於洗澡，我告訴母親，我們的洗澡間正好對著墳地，每當傍晚時，士林紙廠的方向即有螢火蟲，我怕那是鬼火，因此不願意去那邊洗澡。」<sup>47</sup>

上述三種型態是每天比較固定會出現的狀態，遇到歲時節慶時士林市場也會變成節慶之市場，例如新年、元宵、土地公生、清明、迎媽祖、端午、做半年、中秋、重陽、水仙尊王生、冬至、尾牙送神…等節日，廟前廣場常有野臺戲的演出，因此特別熱鬧。<sup>48</sup>

另外，據耆老郭欽智的回憶，大正六年其父郭光邦任職於錦茂茶行時，常與大稻埕的仕紳交遊，當時大稻埕街市繁盛是全臺的經濟中心，為了因應需求，乃與當地仕紳發起「稻江信用組合」，即臺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之前身。後來為了繁榮家鄉士林乃和鄉人策劃於士林成立信用組合，在幾經奔走下於1921年時曾創「士林信用組合」，當時即以慈誠宮的西廂做為辦公室所在。而「士林信用組合」的成立，也對士林的經濟發展助益甚大。由此可見，日治時期的慈誠宮除了原有的市場經濟功能外，又外加了現代化的財經功能。<sup>49</sup>

46 卓克華，〈士林市場歷史沿革考略〉，頁126-127。

47 張明雄，〈士林城舊址調查記〉，頁187-188。

48 潘迺楨，〈士林市場記實〉，頁199。

49 蔣秀純、林萬傳，〈士林區耆老個別訪問記〉，《臺北文獻》直字第77期，1986年9月，頁30-31。



## 五、結語

清代的慈誠宮興起於嘉慶年間，當時業戶何錦堂獻地捐建媽祖廟，自此成為士林漳州人媽祖的信仰中心。後來因漳、泉兩族群間的對立，舊街遭到焚燬，幸而在地方仕紳的籌組下，新的街市及廟宇在今天慈誠宮的位址重新建立。新街市的路線、水溝、店舖皆有事先的規劃，因此街屋方正平均、整齊不紊，內圍房屋連接建築，則有防震及防洪的效果。為防範泉州人的侵襲，於街與街的交會點設有東、西、南、北四個隘門。為利於航運、保護船隻及防盜，又在街市東西二側開鑿運河，稱為頂、下水擋。此外還在河邊插竹防範洪水，造碼頭以利舟楫、設渡船以便於行人。整體而言，新街的所有設施皆相當完備，也因為新街市的繁榮及位居交通要塞，成為北部地區貨品的集散中心之一。清代的慈誠宮，平常主要做為居民的信仰中心，經濟活動也多集散於以廟為中心的新市街，遇敵人來襲時，慈誠宮又扮演著地方防衛中心，因此廟與街間的關係相當緊密。

到了日治時期，現代化的鐵、公路建設及慈誠宮周邊道路的繼續修建，日治時期的士林新街仍然持續興盛，慈誠宮的功能也伴隨著拓廣，從原有廟宇的宗教功能，拓展到地方社教及市場的經濟功能。在新式學校尚未建立完備前，為了方便新街的學童上課，慈誠宮扮演著學校的角色。且為因應當時學校財務的困難及官方有限的補助，士林一帶各社寺將年收入撥部分款項來當學校經費，慈誠宮也參與捐款贊助。承襲著清代的市場經濟，日治時期士林市場也是士林人的生活、物質交換中心，並開始有較完備的固定設施建物及市場管理，慈誠宮前的廟埕更為士林市場的主要開放空間之一。除了作為公眾祭祀場所外，慈誠宮也是地方事務中心。另外，1921年時「士林信用組合」的成立，讓慈誠宮除了原有的市場經濟功能外，又外加了現代化的財經



功能。總而觀之，日治時期慈誠宮之街間多功能依附關係，使得二者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戰前士林慈誠宮之廟與街的關係，主要是環繞在慈誠宮、士林新街及士林市場三者間的互動。三者間的互動及依附關係緊密，在廟宇與街市的建立背景中，可看到臺灣早期移墾社會的居民信仰、街市與河流的關係、經濟的對立及族群衝突等各種社會現象。隨著時間的累積及統治者的變革，廟街間的功能關係，漸漸由單純的信仰、市場經濟、防衛功能，逐漸提升到社教及現代化經濟功能。由此可見，臺灣社會已經除去移墾社會的色彩，由原本純粹以生活安定為基本考量的觀念，轉而重視精神層面的社會教化工作，在經濟方面也開始有現代化的經濟組織出現。

戰後的士林果然「士子如林」，隨著大專院校的陸續成立，士林區計有東吳大學、銘傳大學、文化大學、臺灣神學院...等，高中高職則有士林、至善、明德、陽明、華興、泰北、華岡、衛理、百齡及美國學校等。因為學生眾多、交通便利、都市計劃的影響，慈誠宮之宗教功能在現代年輕族群眼中已不如士林夜市之經濟功能來的重要。一般人對土林的印象僅停留在熱鬧的士林夜市，殊不知此地在北臺灣開發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藉著舊街的沒落、新街的興起、市場型態的轉變，從原住民主體時代的自由空間，到西方勢力的侵入，以及後來漢人進入開墾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我們看到了整個士林地區的發展史，也看到了臺灣開發史的縮影。

隨著時空的交替，士林慈誠宮漸由士林新街主體轉變成客體。目前的士林市場以夜市形態最為興盛，主以消費族群以年輕人居多，年輕一輩的人到士林市場是多半不是閒逛、吃東西、即是為了瘋狂血拼，與重視民俗文化的長輩及關心地方歷史人士的憂古情懷成了強烈的對比。最後，謹以殷豪飛之詩作〈老街〉作為本文的結束：



## 〈老街〉<sup>50</sup>

上了新妝的  
街道  
是為了  
粉飾太平 淡的  
容顏  
老街不老  
只是  
逐漸  
凋零

### ～參考書目～

#### 一、地方志書

-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1957年。
-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1957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1957年。

#### 二、專書

- ◎士林鎮志編纂委員會，《士林鎮志》，臺北：士林鎮志編纂委員會，1968年。
- ◎吳美雲，《臺灣的漳州人專集》，臺北：漢聲，1990年。
- ◎徐裕健，《臺北市三級古蹟士林慈誠宮研究調查與修復建議》，臺北：徐裕健建

---

50 引自〈公開的隱藏---殷豪飛的詩領域〉：<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fly413/>



築師事務所，1993年。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一輯，臺北：武陵，1995年。

◎施百鍊，《士林的故事》，臺北：士林國小校友會，1995年。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武陵，2000年。

◎劉益昌、郭素秋，《台北市考古遺跡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00年。

◎龍應臺，《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市：北市文獻會，2002年。

### 三、期刊論文

◎卓克華，〈臺灣寺廟對地方的貢獻〉，《臺北文獻》直字第38期，1976年12月，頁187-197。

◎徐春雄，〈士林今昔〉，《臺北文獻》第45-46期，1978年，頁411-426。

◎張明雄，〈士林城舊址調查記〉，《臺北文獻》第73期，1985年9月，頁185-188。

◎林萬傳，〈士林人物誌略〉，《臺北文獻》直字第77期，1986年9月，頁55-63。

◎林萬傳，〈士林區地名沿革〉，《臺北文獻》直字第77期，1986年9月，頁65-121。

◎蔣秀純，〈士林區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第77期，1986年9月，頁1-14。

◎蔣秀純、林萬傳，〈士林區耆老個別訪問記〉，《臺北文獻》直字第77期，1986年9月，頁15-53。

◎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臺北文獻》直字第88期，1989年6月，頁1-42。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臺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289-319。

◎許達然，〈械鬥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1996年7月，頁1-75。

◎李世偉，〈清末日據時期臺灣的士紳與鸞堂〉，《臺灣風物》第46卷第4期，1996年12月，頁111-143。



- ◎簡有慶，〈慈誠宮與士林居民的信仰〉，《史化》第28期，2000年6月，頁91-108。
- ◎卓克華，〈士林市場歷史沿革考略〉，《臺北文獻》直字第139期，2002年3月，頁121-144。
- ◎林偉盛，〈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臺灣風物》第52卷第2期，2002年6月，頁17-56。
- ◎卓克華，〈清代士林潘家之發展兼及北臺仕紳交往之網絡關係(上)〉，《北縣文化》第74期，2002年10月，頁82-112。
- ◎卓克華，〈清代士林潘家之發展兼及北臺仕紳交往之網絡關係(下)〉，《北縣文化》第75期，2002年12月，頁86-105。
- ◎杜武志，〈士林街要覽〉，《臺北文獻》直字第142期，2002年12月，頁201-236。

#### 四、報紙

- ◎史明，〈我的故鄉八芝蘭(一)〉，《台灣日報》台灣副刊版，2001年9月1日。
- ◎史明，〈我的故鄉八芝蘭(二)〉，《台灣日報》台灣副刊版，2001年9月2日。
- ◎史明，〈我的故鄉八芝蘭(三)〉，《台灣日報》台灣副刊版，2001年9月3日。
- ◎史明，〈我的故鄉八芝蘭(四)〉，《台灣日報》台灣副刊版，2001年9月4日。
- ◎史明，〈我的故鄉八芝蘭(五)〉，《台灣日報》台灣副刊版，2001年9月5日。

